

久久不见久久见

仲春时节的海南,山青海碧,日暖风轻。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,各国嘉宾汇聚一堂,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。海南有一首民歌唱道:“久久不见久久见,久久见过还想见。”今天,有机会在此同各位新老朋友见面,我感到十分高兴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
(2018年4月10日)

背景资料:

久久不见久久见: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是一首用海南方言演唱的歌曲,创作灵感来源于黎族聚居区的民歌,歌词婉转、深情,旋律美妙、动人,是琼州大地广为传唱的经典。

这首歌是由有着“海南王洛宾”之称的谢文经在海南民间采风时创作的。据报道,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,广东民族歌舞团民歌歌手谢文经,与李超然、陈元甫、韩应畴、潘克等人组成音乐创作组,深入海南黎村苗寨采风。在那个没有录音机、录像机等现代化设备的年代,他们通过民间歌手的心传口授,一句一字地跟着学唱、记谱,再进行改编创作,最后再搬到舞台上唱,或者灌制唱片。

1979年,谢文经再到五指山市水满乡采风,当地民歌手王贵安看到他非常热情,拍着他的背说:“呀,文经啊,你来了,真是久久不见久久见哦。”谢文经脱口而出接话道:“久久相见才有味嘛!”远处是巍峨的五指山,近处是久久未见的好朋友,谢文经被这一美好瞬间所打动,于是便有了创作这首歌的灵感。

1986年,谢文经在首届“三月三”节庆

活动中清唱这首歌后,这首歌迅速得以传唱。在海南中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,人们在节庆活动和日常劳作中,都会情不自禁哼唱起这首民歌。至今,这首歌仍然是介绍海南音乐文化的窗口之一。



本栏目主持人:刘少华

“西城大妈”柳素霞

本报记者 刘少华



柳素霞(右)在腊八节为8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送腊八粥。(资料图片)

往东走几百米便是北京天安门广场,柳素霞戴着红袖箍在这里穿梭了整整30年,今年也不例外。中午见到本报记者时,她已经完成了整个西长安街街道西交民巷社区12个垃圾桶的分类处理。

柳素霞更为人们熟悉的身份是北京“西城大妈”,一个走红网络的词汇,甚至被网友开玩笑地称为“神秘组织”。这个词,正是发端自红墙边的西长安街街道。

红墙边小事

地处北京市西城区,西长安街街道是党中央、全国人大、国务院等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办公所在地,紧靠红墙的特殊区位,让这里一代代人都有着独特的“红墙意识”,其核心要义是“绝对忠诚、首善标准、责任担当”。

西长安街街道工委书记陈振海告诉记者,“红墙意识”之下,干部群众们自觉对自己提高了要求,无论大事小事,总是冲锋在前。

柳素霞满脑子都是“小事”。其实小事不小。这些小事里,消防、治安、慰问老人、巡视、环保,无所不包。比如,社区里有30多位老人需要照顾;再比如,谁家出了矛盾都要去调解,儿媳跟婆婆吵架,婆婆肯定去她家求助,“没人拿我当外人”;每过一阵,还得去给群众义务理发;逢年过节就要宣传烟花禁放。

柳大姐操心的小事还不止这些。

今年春节前,本报记者第一次见到她时,她正盘算着给共建部队包饺子吃的事。早些年,没有机器剁馅,大伙伙儿提前三天就要开始剁白菜、肉,和面整整50斤,煮二三十“盖垫”饺子送给战士们吃。此举在西长安街街道已有34年悠久传统,被称作“连心饺”。

最麻烦的“小事”是,每天早上7点,柳素霞会准时起床,开始徒手分类处理垃圾。这原来是两人的活,繁重且脏,没人愿意做,原来的搭档坚持了一阵,在家人反对下不干了。于是过去一年多,这变成了她自己的事。

去年“五一”假期之后,居委会主任把柳大姐叫了去,认真劝她适可而止,别累垮了身体。仔细一问,才知道是儿子看不下去了,专门来找居委会诉苦。“我儿子跟人说,正过着节呢,我妈中邪了,跟垃圾干上了。傻子才干这个呢,一月600块钱,无论冬天夏天都得跟垃圾打交道。”

“我说,这可不是钱的问题,我把给老百姓服务当信仰!时传祥掏大粪都没事,咱做这点小事算什么?”她不听劝,连续干了5年多,没歇过一天。

形象代言人

2015年的一天,北京市公安局在一场公开活动中,请到“西城大妈”“朝阳群众”现身说法,柳素霞穿着一件红色T恤出现。一生朴素的她,特地去烫了次头发。

就这样,柳素霞成了“西城大妈”的形象代言人。她这个形象,也恰好跟北京警方在“平安北京”推出的“西城大妈”卡通形象一致——那也是提着菜篮、烫着卷发的一位大妈。

也是从那之后,“西城大妈”的形象固化为了三件套——红帽子、红马甲、红袖箍。

事实上,在西长安街街道,人们把“西城大妈”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“小脚侦缉队”——指的是当时北京大街上的小脚老太太。“小脚侦缉队”还曾在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亮相:在小品《超生游击队》的结尾,宋丹丹听到“小脚侦缉队”的消息,吓得边跑边冲黄宏喊:“他爹,撤!”

柳素霞还记得,当年自己刚加入这一队伍时才35岁,街坊邻居看她年龄太小,经常在收两块卫生费时,都将信将疑不愿意给她。时间流转,如今她也熬成了65岁的老人,依然做着当初为大家伙服务的事儿,成了整个社区很受尊重的人。仅在治保主任的位置上,她就干了近20年。

“西城大妈”这个荣誉,不光柳大姐看重,身处其中者,也大都有一种独特的荣誉感。

一位叫宋连芬的社区老居民,如今已经搬到了丰台区,但每逢节假日或是重大事件时,她总坐40多分钟公交车赶回来,上午值班,中午吃饭、遛弯儿,下午接着巡逻。

像宋连芬这样,愿意折腾着回城



2017年5月4日,“西城大妈”谭道亮(左)到社区88岁居民张连炳家中串门,了解老人近况。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

上岗的“西城大妈”还有许多。过去几年,由于拆迁和家庭等原因,有些人迁至丰台、通州和回龙观等地,但只要有需要,老兄弟姐妹们总会不约而同回来,哪怕往返公交车两三个小时,也在所不辞。即便住在20公里外的回龙观,每逢党代会、全国两会等重大事件,他们还是会早上五六点就坐公交车赶回来,在街上一站一整天。

行走的火炉

对这个热心的公益群体来说,社区里的事就是家务事。而她们,早已成为社区里“行走的火炉”。

西长安街街道日常风景中总有这样一幕,带着红袖箍的大妈,拿着马扎,累了就坐会儿,在自己的岗位上留意片区“风吹草动”,遇到可疑情况,就及时拨打电话。

柳大姐今年65岁了,前几年得了滑膜炎,腿上常年贴着膏药,医生嘱咐她“省着点用膝盖”。她却始终闲不住,随叫随到,有一种独特的自豪感。

“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。”柳素霞说,44年前自己入党时的誓词一直没忘,所以有股劲儿,“什么任务都想完成好”。

让柳大姐感慨的是,至今她已为6位老人送终。如今她服务着周围30多位老人,“都跟我特别亲”。这群老人都已年过90,有的甚至已是百岁高龄。

更多的巡逻经验则来自于她多年

的治保主任经历。“不能玩手机、不能看报纸、不能听广播,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,看着有精神恍惚、言行异常的人就要上去问问。还有那些专门找老年人套近乎的、看见检查就躲闪的,都会引起我们注意。”

西长安街街道有大量平房,胡同则成了“西城大妈”们的阵地。几年前,有一篇写柳素霞的文章叫《傻得掉渣的柳素霞》,她看了标题直乐。有一回电视台来采访她,执意要去家里拍摄,柳大姐局促地劝了对方半天,拗不过只好带了去——胡同里一间半小平房。屋里,用一块板子挡住床,小孙子才能找到睡觉的地方。镜头头记录下晾晒的衣服、挂着的尿不湿,“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,心说,真热闹!”

就像这样,“西城大妈”们大多数自己条件也没好到哪去。然而,人不堪其忧,大妈们却不改其乐。

人人皆“大妈”

“西城大妈”队伍里“混”进去不少男的。

西长安街街道西交民巷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谭道亮便是其中之一,甚至获得过官方认证——他被授予过首届“最美西城大妈”称号,排名榜首。

这个没有收入的志愿者职位,早已是个备受珍惜的荣誉。如今,仅西交民巷社区就有90多位“西城大妈”,秉持着同样的志愿服务精神服务邻里。

“每个人都可以是‘西城大妈’,这不是身份,是个亲切的词。年轻时帮别人,老了也会有年轻的‘大妈’帮咱们。”谭道亮有自己的理解。

往上追溯,自新中国成立起,这个毗邻红墙的社区,就有了戴红袖标的志愿者,只是名称不同,如前述“小脚侦缉队”等。这些志愿者,人熟、地熟、事熟,且有极好的传承机制。往往,“西城大妈”成员身体不能胜任这一工作后,便会推荐自己熟悉的“年轻人”——通常是刚刚退休者,补充进这个队伍。

“西城大妈”目前共有7万多人,实名注册者5万多人,占全区常住人口的1/20。这支队伍虽然以“大妈”为名,其实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其中三成是年轻人。

今年两会,面对超长会期,柳大姐们也站了超长时间的岗。每天,早8点到12点甚至下午1点,下午2点到5点甚至6点多,他们兢兢业业守护在人民大会堂西侧这一片安静的街区。家门口,代表委员们在讨论整个国家的大事,他们以超常的敬业与热情,维护着周边的安宁。

“咱们这一辈子都平平淡淡,做的这些事儿也平平淡淡的。”回首往事,柳大姐如是说。



本栏目主持人:严冰

南阳：又见“碧水绕城郭”

侯 颀

在我的家乡河南南阳,一条大河自东北向西南缓缓穿城而过,它的名字叫白河。今年春节,我和爸妈蹬上自行车环河骑行。2月下旬,寒意消减大半。一家三口从白河北岸出发,沿着滨河大道骑去,春风扑面,顿觉神清气爽。空气中隐约飘来一丝甜意,不远处,一位卖甘蔗的摊贩正拿着小刀飞速“削皮”,只见摊主脚下还铺着一块麻袋布,甘蔗皮直落布上,地面干净如初。

三人骑上前,爸爸指着那块麻袋布问道:“这是政府规定的不让乱扔垃圾吗?”摊主是一位看起来50多岁的大叔,皮肤黝

黑,他笑着说:“政府没规定,但也不能让俺的甘蔗皮弄脏了这么干净的大马路啊!”我不禁感叹:“家乡百姓的环保意识大大提升了!”谁能想到多年前这里遍地是烧烤摊贩留下的垃圾,地砖成片被揭走,地灯变成了黑窟窿……

环保意识的提升,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改变。

曾经的白河污染严重,河水污浊不堪,水草疯长,暗黄色泡沫浮起,居民饮用水质量受到了严重威胁。多年来,政府对白河的治理从未停过,但成效却总不显著。

真正的蜕变始于前年年底。2016年12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》。在党中央的号召下,家乡也推动护水保河由部门负责向首长负责制转变。目前,南阳已设立各级河长5677名,境内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五级共2986块河长公示牌全部设立完毕。

2017年6月1日,《南阳市白河水系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的出台正式将水污染防治上升到地方立法层面。

如今,我和爸妈漫步河边,欣赏“碧水绕城郭”的美景。放眼眺望,白河如一颗浅

蓝色玛瑙。清风徐来,微波荡漾,远处天河相接,一派开阔景象。近岸的河水也清澈了不少,垃圾、水草不见踪影。白河真的变“白”了!

改变的不只是白河。2017年,中心城区8条内河的截污工程也全部完成。护城河生物修复工程通过管道截污和投放菌种已解决水体黑臭问题,梅溪河、三里河的截污工程分别完成总工程量的92%、91%……

现在,市内温凉河两岸遍布几十米长的风韵长廊和高低错落的景观石,初绽的腊梅

点缀在侧,原来黑如酱汁的河水已变成了浅绿色。还有亮、景、鑫、衡四座古亭坐落两岸,象征着南阳“四圣”:诸葛亮、张仲景、范蠡和张衡。

治水只是第一步,未来南阳还要构建“满城绿色半城水”的生态宜居环境。2018年3月,家乡的首部城市园林绿化立法《南阳市城市绿化条例》正式实施。2019年,南阳城区还将建设30个月季游园,举办世界月季洲际大会。

“於显乐都,既丽且康。”先贤张衡在《南都赋》中对家乡的赞叹将再次成为现实。